

## 乡村电事

□ 赵闻迪

这几天，骄阳似火，一动就是一身汗，呆在空调房里就不想出去。偏偏一天晚上停电了，那些平日见惯了的声光色一下子消失了，房间里很快就变得又闷又热，我拿了把扇子走出门，淡淡的月光下，草坪上、花坛边三三两两的人，或坐或站，摇着扇子说着话，这情景让我回忆起那久远的乡村电事。

记忆的源头，是姥姥住的小村庄。当时，小村庄还没有通电，一到晚上，家家户户都与煤油灯作伴，而大部分人家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。姥姥家的情况还算稍微好一点，有一件“家用电器”——手电筒，姥姥像宝贝似的收存在柜子里，轻易不往外拿。冬天，我们躲在灶屋，偎着灶膛的余温暖暖；夏天，我们聚集在院子里或打谷场上乘凉。所以姥姥常说：“冬天里火亲，夏天里水亲。”

夏日黄昏，太阳收起最后一丝光线，我和弟弟抬着小水桶打满清冽的井水，一下一下泼到小院里，让被太阳烤晒了一天的土地降温，然后把小饭桌抬到薄荷丛旁边。姥姥从地里回来，夸我俩懂事，从菜园子里摘

下辣椒、毛豆、丝瓜烧晚饭。趁着霞光，在长脚蚊子的“嗡嗡”声中吃罢晚饭，我和弟弟跳上竹床玩“拍画片”。打谷场上传来阵阵欢声笑语，我俩就坐不住了，缠着姥姥带我们去打谷场上纳凉。

打谷场上正热闹着，忙碌了一天的农人享受着月光星辉、习习晚风和难得的悠闲时光，抽着旱烟喝着茶，谈天说地。高伯家的二表哥在南京当兵，见过世面，绘声绘色地讲：“城里到处都是电灯，一到晚上就大放光明，照得大街上像白天一样。”邻居五婶子听得心疼不已：“啧啧，那得点掉多少斤煤油呀！”二表哥笑起来：“那个灯不用煤油，用的是电。”“电是啥油？比煤油好使吗？比煤油便宜吗？”“不是，那个灯连着电线，灯头朝下，一拉线绳，灯就亮了。”五婶子更加糊涂了：“灯头朝下？那‘电油’还不都漏光啦？那灯还咋点？”二表哥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五婶子，啥时咱们村通了电，过上‘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’的日子，您就明白了！”

人们贪恋着凉风，一直到很晚才陆续散去。有的人

干脆在打谷场上铺张草席就睡了。姥姥领着我和弟弟走回小院，在竹床上睡下，天实在热，我俩一个劲儿“翻烧饼”，姥姥不停地给我们扇扇子。半夜被热醒，我轻手轻脚走到井边，掬起小桶里的井水洗脸降温。

我在村小学上二年级时，村子里通了电。村里人终于见识到不用煤油就能大放光明的“电灯”。那是一个葫芦形状的玻璃罩子，里面有几根细细的丝，悬在天花板上，一拉线绳，“啪”的就亮了。那个亮光呀，亮灿灿的，四处流淌，连最偏僻的角落都照亮了，而且不管风怎么吹都不会灭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电灯，不由自主地拉那灯绳玩，拽断了好几次，挨了姥姥好一通骂。

后来，高伯家买了一台“红梅牌”黑白电视机，村子里沸腾了，大家都不去打谷场了，纷纷跑到高伯家院子里看电视。我们小孩子爬到墙头上、谷堆上，叽叽喳喳、新奇得不得了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，乡村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们用双手和汗水，创造着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## 戏水趣童年

□ 谭凤珍

家乡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，河水绵绵不息、清澈见底。一到燥热难耐的夏天，我总能想起小时候在河中戏水的趣事来！

下河游泳。夏日，受清凉的河水引诱，小伙伴们溜到河边，把衣服裤子往岸上一扔，如同欢快的鸭子一般，一股脑地钻进水里，有两个大哥哥会仰泳、自由泳等漂亮的姿势，是所有人尊崇的对象，大多数伙伴会蛙泳，有的只会狗刨式游，不会游泳的就双手抓住岸边的草木，使劲儿蹬弹着双腿，溅起一片水花。无论何种游泳方式，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，不停地翻腾着、嬉闹着，一时间，河水像开了锅的沸水似的，笑声、喊声、水声交杂着随水荡漾开去。大人们怕我们溺水，禁止去河里游泳。哪里又禁得住呢？大家一条心，照样出现在河里。大家轮流放哨，只要一有大人的身影，一声特定的口哨响起，大家一溜烟钻进树林里，不见踪影。

打水仗是所有孩子爱玩的游戏。我们有自制的竹筒水枪，各自带着装备。大家分两组站定，弓下身，一手抓竹筒，一手抓手柄，做好吸水的准备，一声口哨，手慢的还没抬头，强大的水柱就直射而来，大

家尖叫着、奔跑着，不一会儿，就被水激得睁不开眼、喘不上气，招架不住了就转身把屁股对着对方，给对方吸水的间隙，立马进行反攻，大家你追我赶，一次次猛攻，一次次反攻，尖叫声、欢呼声、加油声响彻整个河谷。这个游戏是看谁可以忍到最后，最终有败阵求饶的，有势均力敌握手言和的，也有正玩得起劲儿被大人呵斥四散逃窜的。

逆水赛跑也是常玩的游戏。规则是：在水比较浅的地方逆水奔跑，谁跑得快，其他的孩子就要帮他（她）做家务，往往是小一些的孩子愿赌服输。有一次我堂哥的父在出坡劳动前给他安排了一大筐土豆削皮的任务，堂哥就组织了一场比赛，比赛中，堂哥滑了脚，一头栽进水里，由于好胜心强，他立马爬起来准备迎头赶上，结果又一个踉跄扑腾进水，最后，连平常跑得最慢的孩子都超过了他，他想找做家务的帮手没得逞，反而欠了一屁股家务债。这次洋相，一直被伙伴们当作笑柄。多年后，儿时的伙伴们聚会时，时常会拿来取笑一番。

童年戏水的经历，那种简单的快乐和纯净的友谊在我心灵深处留存，每每想起总会心地微笑。

## 球迷老妈

□ 赵越超

6月14日，俄罗斯世界杯终于开赛啦，这让期盼已久的老妈乐此不疲手舞足蹈。

老妈今年75岁。与足球结缘，源于年少时外公参加足球比赛后获得的一只足球，从此后，老妈彻底爱上了足球。没有绿茵茵的足球场，她就在尘土飞扬的“土场”上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踢球。即使冬天零下20摄氏度也丝毫没有减少她对于足球的热度。参加工作、嫁于老爸之后，由于受家庭和社会年代限制，对于足球，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。自打退休以后，才有时间顾及足球，也才有时间欣赏足球。

老妈看球，首选国内联赛，特别是中超联赛，成了她的最爱。尽管国内联赛水平有限，球员和俱乐部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但老妈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。当然，高水平的国外联赛，德甲英超西甲意甲，老妈也比较爱看，只是这些比赛因为时差的原因，需要熬夜观看，而老妈身体又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儿女尽量说服她让她不看。即便如此，老妈还是从网络、报纸上了解欧洲五大联赛的信息，做到对各家俱乐部情况了如指掌，对表现耀眼的球星也赞赏有加。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这样的大赛，老妈自然是不会错过的，尽量多的看直播比赛，沉浸在足球给她带来的欢乐之中。自打爱上足球以后，今年七十多岁的老妈，看上去似乎比刚退休时还要年轻一些，这大概是足球给她带来的活力和良好心态吧！

世界杯是足球界的盛事，竞争激烈，观赏性强，是全世界球迷的饕餮大餐，老妈自然也不例外。今年世界杯比赛之前，老妈就早早做好了准备，她把三十二支参赛队的情况都用本子记录下来，分析上场的球员、执教的主帅、分组情况以及现阶段的表现。老妈最有兴致的就是预测每一场比赛的结果，比分、进球数都做着预测，甚至连黄牌红牌都预测一下。其实，足球赛场瞬息万变，球场走势跟球员的表现以及天时地利都有着很大关联，预测自然不是易事。见她如此认真，我们不止一次跟她打趣，可以去当教练或技术顾问了，老妈总是笑呵呵地说，这只是给自己找个乐子，猜中了高兴，猜错了可以总结一下猜错的原因，多一份乐趣。这届冠军老妈最看好巴西队，她认为，巴西不是靠几个明星，而是团队在作战，她相信巴西队在内马尔等国脚的带领下，有可能再次夺得大力神杯。

其实，老妈如此认真地看球，不仅是出于对足球的喜爱，用老妈的话说，赶上好时代了，国家强大了，社会稳定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才有闲暇时间消遣娱乐。

## 母亲的鸡蛋

□ 孙功俊

母亲打来好几次电话催我回家一趟，说是家里的鸡蛋都快放不下了，让我捎一些到城里吃，要不是她的腿跌伤了，她早就把鸡蛋送来了。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我说等有空回家吧。可心里却想着，城里又不是没有。妻不以为然，帮我算起账来：“回家一趟，来回的车票钱能买十多斤鸡蛋了，这不是折腾吗？”

谁知五一后的一天，母亲突然瘸着腿来到家里，胳膊上挎着一只大竹篮，像个行乞的老人。我连忙接过母亲胳膊上的竹篮，挺沉的。母亲跟在我身后进了屋，提醒我：“篮里装的是鸡蛋，轻一点，别碰碎了。”一听说母亲来城里是送鸡蛋，我有点没好气地埋怨起来：“妈，你干嘛大老远的送鸡蛋来？你的腿还未痊愈，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，这样好让我去车站接你呀？”母亲突遭我的一番埋怨，愣住了，良久才慢慢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忙，没时间回家，我怕鸡蛋放时间长了会变坏，再说，城里超市的鸡蛋没有家里的土鸡蛋新鲜！”母亲涨红了脸，说着自己来送鸡蛋的理由。

妻下班回来后，知道母亲特意送鸡蛋来，正要上几句，被我使眼色阻止了，但她还是冷冷地撂下一句：“城里的菜市场 and 超市有卖鸡蛋的，也就几块钱一斤！”母亲被妻的话呛得没一声言语，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。

或许是我们的话对母亲是一种无意的伤害，中午的饭她吃得很少。饭后，母亲把竹篮里的鸡蛋一个个拿出来，摆放在厨房的纸箱里，就执拗要回去。在送母亲去车站的路上，母亲一瘸一拐走在我前面。我劝她别把儿媳妇的话放在心上，母亲默默地走着，不时用手

抹自己的眼窝。这时，我突然有一种愧疚的感觉，想挽留母亲在城里住几天，但她还是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看着摆放在纸箱里的鸡蛋，我随手拿起一个仔细看着。妻正在厨房洗刷，忙抢下我手中的鸡蛋，放回纸箱说：“你大手大脚的，别弄碎了。”我蹲在纸箱边轻声说道：“你看，家乡的土鸡蛋跟超市卖的就是不一样，个儿都一样大！”妻听我这样说，也凑过来仔细看了看，惊讶道：“这鸡蛋一点都不像市场上卖的那样呢！”

不久，我和妻回老家，其实是带着一种愧疚感特意看望父母的。到家后，才知道母亲去镇上卖鸡蛋了，只有父亲一人在家。我悄声说起母亲上次送鸡蛋的事，便埋怨父亲：“爸，你怎么让我妈一个人背那么多的鸡蛋进城？”谁知，父亲听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些鸡蛋呀，你妈可费了神。今年村子里闹鸡瘟，好多人家的鸡都死光了，你妈妈为了养好那些鸡们，隔三差五地给鸡喂药打针，咱家的鸡才一只都没死。她想让鸡多下蛋，还特意种了很多青菜，吃菜的鸡，下的蛋营养高。她看着那些鸡蛋，还常对我唠叨，人老了，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，可总不能处处伸手向儿子要钱。养鸡下蛋，我们老俩口吃不了，还可以给儿子送去，还可以去镇上卖……”

听着父亲喋喋不休的话语，我的眼中早已湿热起来。走到院中，那十几只鸡们在阳光下精神抖擞地嬉戏着，有几只鸡好像还打量着我。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妻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你妈的爱，细腻得让人难以承受。”